

川劇

4

蟹驛
玉馬
審木

重慶人民出版社



審玉蟹 木馬驛

張 德 成 等 修 改
重慶市戲曲曲藝改進會編輯

*

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號

重 慶 市 印 制 公 司 印 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開本787×1092 1/50 印張1 $\frac{3}{4}$ 字數20千

195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56年8月第1版第3次印刷

印數28,001—34,000

統一書號：10114·89

定價：(5) 0.09元

出版者的話

為了滿足廠礦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愛好者的要求，我們征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把重慶市幾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分輯出版。

川劇的劇目是異常豐富的。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在老藝人的記憶里，由他們口傳心授，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

這里所選的劇本是在毛主席「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改革方針下，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經過深入的發掘，多次的研討、整理和修改而成功的。

雖則如此，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是一件相當複雜、繁重的工作，同時是一件創造性的工作。所以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雖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還不算是最後的定本，因而也就有別於「川劇叢刊」的本子。

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川劇愛好者提出意見，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使川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

目錄

審玉蟹（高腔）	（一）
木馬驛（高腔）	（三七）

審玉蟹（高腔）

張德成等修改

人物：劉仁軌——（正生）簡稱「劉」

甯欣——（丑）簡稱「欣」

中軍——簡稱「中」

州官——（丑）簡稱「州」

衛士——（龍套）簡稱「衛」

關赤丁——（淨）簡稱「關」

費努——（武生）簡稱「費」

同城文武——簡稱「文武」

書童

簡稱「童」

(劉仁軌、中軍、衛士上)

劉：(對子)德沛羣生，眼前俱皆赤子；地有高低，不愧頭上青天。
中：赤猴玉蟹一案，候大人發落。

劉：吩咐劍州送案。

(州官上)

州：(對子)金錢少礙難照准，對上司順懇逢迎。(白)來此已是轅門。報
門。報：劍州告進大人轅門，大人台升。卑職劍州參，再參，重參！

衛：低頭！

劉：起去。

州：謝過大人！

劉：來，擺座。

州：慢着。大人金位在此，卑職立而候教，豈敢妄坐！

劉：我這堂口原沒設得有你的座位，惟因州堂老爺爲甯府中的事，十分關心，焉得不坐！

州：卑職只好遵命，謝座！

劉：此間民風如何？

州：此處百姓賢，讓畔去耕田；人人守本分，忍讓最爲先。

劉：啊呀，治民如此，將來一定是有人保升的。

州：大人的優拔。

劉：我莫問你：這赤猴玉蟹一案，你是怎麼樣的問法？（單錘）

州：若論赤猴玉蟹一案，此二寶係甯府失物，一切係根據甯公子之意辦理的。此二賊並不諱言，現已下獄，不過略示薄懲。既經大人提案審訊，卑職已將全案呈來，聽候明察！（吹打）

劉：哦！據州堂老爺說來，這赤猴玉蟹是甯府被竊之物，是真的嗎？

州：是是是，是真的。

劉：那麼，被竊之時，他一定有報呈，不妨呈來一閱。

州：唉，唉！事出匆忙，未打報呈。

劉：既無報呈，那你一定臨場勘查過盜口來的。

州：也沒有。

劉：（微笑）哼，哼！這等重大竊案，既不見報呈，又不臨場勘查盜口，只聽片面情詞，公然判斷收監，顯然是草菅人命。你這官是怎麼樣的做法？（單錘）

州：（跪地顫慄，言不成詞，）這，這，這。

劉：甚麼？

州：甯府事煩，卑職實實管不了啊！

劉：（大笑）哼哼哼！原本你也管不了。案卷存房，人犯交差。回衙理事去！

州：遵命，稟辭。

劉：准。

州：呢呀呀！（出堂揮汗下）

劉：帶關赤丁、費努！

中：帶關赤丁、費努！（關、費二人上跪）

關：叩見大人。

中：關赤丁！

關：有。

中：費努！

費：有。

中：緣何不仰面？

關：（同白）有罪。

中：恕你無罪。

關：（同白）謝！

中：低頭！

劉：你二人身強力壯，怎麼不務正業，行偷竊之事？在我台前，還不直供！若有半字支吾，重刑不貸！

關：可恨甯欣見寶生心，

費：抗價不繳，

關：反誣良爲盜，

費：竟敢白晝搶奪，

關：無辜下獄。

關：（合白）請大人替小民申雪，公侯萬代，萬代公侯！

劉：可是實言？

關：（同白）俱是實言。

劉：萬一情虛？

關：（同白）自甘反坐！

劉：這就是了，帶下去！（關、費下）

劉：方才二人訴道：甯欣見寶生心，抗價不繳，這還小可；一人訴他誣良爲盜，一人訴他白晝搶奪。只要有這兩句話，也就够這奴才受了。——叫甯欣人寶並進。

中：甯欣人寶並進！

（甯欣帶童上）

欣：（對子）獨霸一方，仗勢逞強；結交官府作私商，王法不在心上。

童：大人在傳人寶並進，公子，你要早作個準備。

欣：怕啥喲！就憑我家的勢力也要佔幾分優勝。——來此已是。

中：報門。

童：報：甯欣告進大人轅門。（過場）

欣：年伯台升，受姪兒一拜。

劉：慢着，本司薄德鮮能，怎敢讓你來拜我？

欣：唉，年伯哪裏話來！年伯與家嚴同僚，有尊長之分；且廉訪劍州，是地方的保障。這幾方面看來，都應該是要拜的。

劉：那就斗胆。

欣：受拜。

劉：來，與公子擺座！

欣：慢着。年伯在此，焉有姪兒的座位？只好端立聆教，不敢妄坐。

劉：我這大堂，原沒有你的座位。看你頭帶一頂花巾，身着一件公服，在我這堂口擺來擺去，也就替我增光不少，焉有不坐之理！

欣：却之不恭，只好遵命！謝座。

劉：公子，我好像與你哪裏見過一次面來？

欣：唉，年伯就忘懷了麼？年伯出京之時，親到宮中領憑，家嚴設宴與年伯作餞，是姪兒從旁斟鍾，就在那裏見過一次面。

劉：哼，還在哪裏見過二一次吧？

欣：啊！到了劍州，滿城文武，齊到十里長亭，都說接大人。也有姪兒在內。在那個地方，才曉得大人嘛就是大人。在那裏就見過第二次面。

劉：公子倒還記得？

欣：這才好幾天的事啊！

劉：怎麼我先行，你後發，你反先我而至呢？

欣：這又有個原因：大人出京，有沿途各地的接送，官邸勾留，不免有些愆期。我是直道揚鑣，毫無羈遲，所以要比大人先到幾天。

劉：怎麼你不在京中，回籍來幹甚麼？

欣：伯父說的長安嗎？長安之地，又繁華，又奢侈，酒樓妓館，陳立如林，最容易引壞我們有用的少年。一被引壞，不但有礙名譽，而且還妨害學業，所以說長安雖好，然而不是久留之地。且先人祖塋在蜀，我歸家課讀，便於春秋拜掃，看守先人遺留下來的幾塊薄田薄土。

劉：你的書呢？

欣：說起姪兒的書嗎，諸子百家，歷代史籍，無不爛熟胸中。只是記性

不好，間或有些事情會忘記。

劉：啊啊，據你說來，你還在日耕夜讀，仿古人之風啊！將來本司有厚望了。

欣：還望年伯的提拔。

劉：那你朝夕作何消遣哪？

欣：我是埋頭着筆，閉戶攻書，足不踏於窗外。卽或偶爾外出，也不過閒遊散步耳也。

劉：好啊。但是你的德行有虧呀！

欣：唉，我的德行嗎？就是顏、曾、思、孟也不過如此。何言有虧呀？

劉：有人把你告了。

欣：哎嘆！這劍州我甯欣不告人就是天赦，誰敢告我？

劉：偏偏有那不怕事的就把你告了。

欣：即或有人告我，我料想也沒有這麼大的一道衙門來接這張詞狀。

劉：你看我就偏偏把這張詞狀接了。

欣：那還說啥，大人又接得囉。但是告我的事情，想來也不大。

劉：他告你的誅諭却也不小。

欣：啊！究竟是個甚麼誅諭？

劉：白晝掠奪！（重捶）

欣：啊啲啲！這白晝搶奪，担不起呀。不但是刑事，而且還要問大辟。

說到這裏，是不是懷疑赤猴玉蟹這一案嘛？

劉：然。

欣：那麼，年伯莫嫌煩贅，聽姪兒緩緩的講來：惟因去歲寒冬，家中宴客，客去之後，直至更闌，忽聞家丁人等，齊呼有賊，姪兒從夢中驚醒，披衣出房，督率家人燃火邏搜，殊知賊已逃去。小姪跟卽清